

浪族

《死亡鉴定》《双带记》……
《柳塘丽珠》……

陈知难 著

……《分水岭》
……《废品收购站》《清脆悦耳的银圆声》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作者簡介



陈知难

四川省成都市人，
生于一九三四年，大
专文化，一九五〇年
参加工作，曾在西南
公安部、云南省公安
厅、小龙潭矿务局等
单位工作，劳改法学
会会员。现已退休。

簇浪

陈知难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YUN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责任编辑：曹爱平

装帧设计：计文婷

责任印制：马文杰

书 名	簇 浪
作 者	陈知难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昆明市天泰彩印包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0767-0
定 价	39.00 元



◀ 作者与妻子



▲ 作者及妻女



▲ 作者



▲ 作者家人



前言

写书是件难事，往往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所以我对那些成名的作家，一向抱有敬畏心理。私下里购他们的书来学习，由于资质不佳，收获始终有限。但又不甘失败，便在稿纸上不停地写来写去，天长日久终于写出了一些故事，还在一些地方杂志上试过手脚。虽偶有刊登，也没有勇气汇集成书拿去出版，但仍在不停地抄抄写写，积累了不少素材，只作为一面顾影自怜的镜子，有时间便拿来读读。现在《簇浪》几经琢磨、修改终于定稿，最终编辑成书在于受到了罗崇敏先生《天鉴》的启发。

《天鉴》和《簇浪》这两书文体并不相同，《天鉴》以哲理的方式阐明论点，《簇浪》以形象的方式塑造人物；两者相同之处在于都有主题思想，并非就事论事，重于辞藻形成的外表。比如《天鉴》中提到的“黑脸”指的是秉公办事、不怕得罪人的官员，受此影响选入了两篇侦破小说《死亡鉴定》和《双带记》，用书中的人物东方正肃等来充当“黑脸”，让他们在纸上演绎惩奸除恶、保一方平安的感人事迹。这是我的良苦用心，但是否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尚不敢自许，只不过当初组稿成书时的心情和原因确实如此。

现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很关心军事问题。我们有辽阔的疆土和海域，看好守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保卫领土必须





富国强兵，做好应对侵略战争的准备。我想这是《天鉴》提到军事问题的主要原因，谁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强大、领土完整呢？这种思想也影响了我编书的指导思想，所以我把《卫国面》《滇池月》收入《簇浪》。

《天鉴》中提到“建军、治军必须坚持以军事训练为中心”，很重视军队的训练，把它作为战无不胜的军队建设的重要方法之一。《卫国面》恰恰与之有一脉相通之处。它以狱警队列训练为题材。主人翁梁仲山政委在战斗中曾身负重伤，后留下残疾。但为了提高警队政治、军事素质，他以身作则照常参加训练，却受身体残疾所限不能达到训练标准，结果被部队派来的不明真相的训练员严格处分，直到快要昏倒。他对严格训练的作风毫无怨言，反而希望有这样的战士来接班，让保家卫国的精神代代相传。

《滇池月》的主角彝族老人普承祖梦魂牵绕的大事是保卫国家，他亲自把快要高中毕业报考大学的儿子普建国送去参军，要他成为保卫祖国的一名战士。说明人民军队的坚强后盾是普普通通的人民，由他们教育出来的子女补充兵源，这支军队一定是战无不胜的。《卫国面》从侧面反映军队的训练问题，《滇池月》反映兵源问题，正好相互补充，同时和《天鉴》教育儿子报效国家的思想相通。

在人生哲理方面也编入几篇，《清脆悦耳的银圆声》、《废品收购站》、《分水岭》等就属于这一类。这类故事与《天鉴》中重调查研究、善于育人等哲理都有联系。《清脆悦耳的银圆声》反映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主观臆断草率办事的错误。人事干部魏道勇乱下结论，给医生张敬斋扣上白匪的帽子，迫使医生离职回家务农。专员肖勇用医生送给他救命的





银圆滚动出悦耳声作警钟提醒。他醒悟后便往医生家的路上走去，要请医生回来。《废品收购站》描写失业青年唐勇军把自己列为废品送到收购站去，竟巧遇老干部王义山贬谪到那里任站长，把他培养成世界一流的摄影家，当他回来报恩时，王义山早已病逝，他只在青松翠柏中见到恩人的墓。《分水岭》提出了“人性中的善和恶是有界线的”这个命题，并进行了形象演绎，目的在于探讨它的实质，分清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谁是谁非。

《天鉴》论述的问题十分广泛，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可能逐条逐条相对应地写出小说来，而事实上也不是对应写成的，但在编辑成书时用在《天鉴》里领悟到的某些思想把旧文稿中相符的选入《簇浪》是完全可以做到。有时主观愿望与客观事实背离，《簇浪》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个人说了不算，只有广大读者才可以论定。

人生所见所闻，所作所为，面对的都是正确与错误。设若怕犯错误就不作为，实际上也是错误，所以不怕犯错误，边实践边总结，发扬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包含着人生的真谛。照《天鉴》的某些领悟贯穿于《簇浪》里编书，只是个人的一种尝试，《天鉴》好并不等于《簇浪》也好，不能拉着大旗作虎皮，《簇浪》如有错误和不当之处应属本身的问题。这里只是阐明作者编书时的某些想法和它的源头所在地，从而证明哲理著作中的思想往往可以应用在文艺作品里。

我之所以在前言中屡次讲到对《天鉴》的理解，主要目的在于说明《簇浪》编辑成书的指导思想和来龙去脉，同时借此发表对《天鉴》的领悟，与读者共同研究，共同分享。一举两得之事，何乐而不为呢？因此出现了与众不同的前言。



❧ 目 录 ❧

.....

死亡鉴定.....	1
双带记	49
柳塘丽姝	95
纯 阳.....	113
清脆悦耳的银圆声.....	129
废品收购站.....	155
滇池月.....	189
卫国面.....	207
分水岭.....	223
附文 我的《天鉴》情	329





大自然美丽多姿，赐予人类的东西多得数不胜数，唯恐有所不及，而我们在享受它们的时候知道珍惜吗？回答当然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各人的修为不同，思想境界也有区别。所以难免有人对大自然做了许多错事，甚至在它身上造孽。明白事理的人虽然在竭尽所能地保护它，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对那些出人意料的事却防不胜防。

常常听到回归自然的口号。城里人颇费心思地在这上面做休闲文章，改变过去出游以城市为主的计划，到生态环境保护完好的农村去，享受大自然的旖旎风光，吃农家饭，看禾苗成长，与农民谈心，已成为新风尚。各家各户修建招待站如雨后春笋，至今方兴未艾。

镇宁市西郊偏僻的、不为人知的狮头山在当地人的筹划下也不甘寂寞，正在开始梳妆打扮，向城里人送秋波，一定要跻身于受到青睐的行列。

狮头山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树木葱茏，泉水潺潺，奇葩异卉满山遍野，珍禽飞舞，异兽出没；属喀斯特地貌，有少量的溶洞形成，规模小巧玲珑，颇具观赏价值；山势有高有低，高处悬崖峭壁，倘若俯视则惊心动魄，低处较为平坦，仰望苍穹，顿觉飘渺的白云托着游人的思绪在无垠的空中飞腾，





那神秘莫测、深奥无比的宇宙让人遐想；山中有古人制造火药的遗址，参观遗址可以缅怀往事，面对未来；坍塌的藏皇庙的残砖碎瓦述说一段朱棣争夺皇位迫使皇帝朱允炆逃亡于此的传闻，至今虽无从考证，但当地人为了招徕顾客简直说得活灵活现。

这里的旅游业才刚开始尝试，农家饭店草率地盖起一两家，没有正规的旅馆，要在这里过夜的旅客只能找农家主人商量解决。才开了一块地作为停车场，但石子都没有铺好。和早办这项事业的农村相比条件还差得太远。

每逢节假日，也有人到此游览，平时则寥寥无几。迄今为止尚无十人以上的团队惠顾的纪录。

来此地游览的人都结伴钻进山林寻找乐趣，他们或花间嬉戏，或林中观鸟，或溶洞赏景，或水中照影，或面对遗迹发思古之悠情。但对悬崖峭壁则望而却步，在它的顶端边沿虽然长满奇花异草，不过从未看见有游人爬上去。

早晨，阳光明媚，大地生辉。

一辆黑色的奥迪车开进停车场，车门打开后，下来一位女士，年约二十七八，染的金发绾成流行圆结，脸庞上圆下尖，身高一点六四米，戴着墨镜，穿紫红色的翻领外衣，头上戴朵蝴蝶兰。看守停车场的人明明见她径直往狮头山上去，奇怪的是不久又见她头插朵蝴蝶兰从停车场再次登山。从此就不见她回来。

毕竟狮头山面积不小，树林遮天蔽日，小路如网穿梭，稀少的游人一旦进入就像一滴水落入池塘，明知它还在却没法寻找。但他们来这里是要玩得尽兴，根本没有考虑谁要寻找谁的问题，即使偶然相遇，互相都是陌生人，也不会引起注意。





有的人爬到距离悬崖较远的地方便坐在草地上休息，不想冒险到悬崖边沿去体会一下居高临下时那种惊心动魄的感受。其实，他们若能冒险到那里看一眼，就会发现崖下绿草丛中有样红色的东西十分显眼。

时光飞逝，日已偏西。游人渐渐离去，只有那些准备借宿农家的人还在山中漫游，并不急于打道回府。

当地有个农民钓鱼归来，路过悬崖下，发现了那个红色的东西。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情不自禁地朝它跑过去一看，他吓得直哆嗦，脚杆支撑不住身体，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原来那红色的东西是身着红衣的女尸。他挣扎着恢复了控制力，咬着牙爬起来就跑，不停地叫死人……

东方正肃接到报案电话，立刻率领一组干警驱车赶赴现场。沿途，他一直在想狮头山的迷人景色和那些古老的传说与这件死亡事故可能有什么性质的联系。警车快到目的地时，一栋古老的、普通的农村小院吸引他的注意力，因为房屋周围栽了许多名贵的花卉，就像年老的村妇穿着五彩缤纷的围裙那样惹眼。他赞许地笑了，笑得很甜很动人，脸上泛起青春的活力之光。坐在他身旁的殷狄侠，因为很在乎他的一举一动，马上就察觉到了。她看看车内并没有什么值得他如此的，再看看车外那个农村小院，她心里明白了。

“你在为发家致富搞多种经营的农民高兴吧。”殷狄侠盈盈地笑起来。

“我的同行，什么事都瞒不过你那双火眼金睛，察言观色的功夫竟达到随心所欲的境界。”东方正肃点点头。

“啊！我忘记你是我们的头儿。不过，我并无冒犯之意。”

“我最高兴的是你所谓的冒犯，最不高兴的就是当你的头





儿。省里早就要调你去当和我差不多大的官，我不知你为什么找出种种理由拒绝。”

殷狄侠红了脸，她不想在这种场合扯出这个问题，只能缄默不语。好在汽车已到达目的地，刑警们都准备下车，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尴尬。

勘察现场的工作全面铺开，刑警们恪尽职守，拍照的拍照，绘图的绘图，丈量的丈量……忙得不亦乐乎。

女尸身上多处留有伤痕，整个面部血肉模糊，没有一块好肉，不能辨认其本来面目。染成的金发虽然散乱，但绾的结仍在。紫红的外衣粘上泥土和青草。刑警搜遍全身除一把车钥匙外，没有发现别的东西。死者的身份无从确定。在验尸的时候，身上找不到明显的肉记，让刑警们非常失望。但东方正肃在锁骨的左下方看到小小的红点好像是颗痣，他用夹子拈着棉球擦了几次都擦不掉，证明他的想法不错。

殷狄侠在离死者二十米外的山坡上找到了已经摔碎的墨镜后，一块倒栽在地上的棱角形的石头引起她的注意，捡起来才看见石尖上有血迹。她把它装入塑料袋，要带回去检验。

后来，刑警们扩大搜索范围，要为查案找到线索，但都徒劳无功。

现场的地势很特殊，上面是笔直的高耸入云的悬崖；下面是斜坡，青草丛中夹杂乱石。从死者的伤痕看，肯定是由悬崖上跌下来摔死的。她不但要经受崖顶到崖底这段极高距离的坠落，而且还要随着惯性滚一段斜坡，在嶙峋的石头尖上滑过，故死状惨不忍睹。现在下面的勘察工作完成了，但未找到足以破案的证物，甚至连死者的姓名也不知道，所以有必要爬到悬崖上边出事的地方仔细查看。





悬崖上边和一片森林接壤，林中山花烂漫，极为美观。各种各样的鲜花争奇斗妍，风情万千。唯独一株山茶伏倒崖边，一朵蝴蝶兰挂在枝杈上，娇嫩的树杆折断了大半，只有小半和根相连，使它免于坠崖之灾。那朵朵可爱的茶花虽然向悬崖外倾出，但是花色之美仍未褪去。根部的草丛有踩踏过的痕迹。东方正肃认定这里就是她坠落的地点。他取下茶花上的蝴蝶兰，觉得非常奇怪，因为山里没有这种花，它是人工培植的，是谁将这样美丽的鲜花带到这里又落到茶花枝杈上呢？他想到那栋被名花围着的农家小院，其中就有这种花。

现场勘察工作刚结束，当地的调查工作马上开始。在东方正肃的部署下，刑警们从附近的农民、借宿的游客、农家饭店的营业员和车场看车人等开展拉网似的查询，对农家小院进行专访，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不过，农家小院的主人说，早上，有个戴墨镜的妇女走进院里要一朵蝴蝶兰，经他同意后，她摘了就走，既没见她有伴，又没见汽车停在外面，不知她是如何到这里的。看车人也把他的发现详细地告诉了刑警，又到现场辨认尸体，他从身高衣着相符肯定尸体就是那个开奥迪车的女人的。再说奥迪车还停在那里没人来开，如果不是她才怪呐。

戴白手套的刑警们试用死者身上那把车钥匙对着电门对比一阵，但没有打开电门，发动奥迪，反而用万能钥匙把车开走。同时运走尸体，作进一步的检验，不能让它留在那里。

回城以后，东方正肃很快根据车牌号查到奥迪车的主人名叫屠德贤。他是家家福哭丧乐团的经理，专门替丧家办理哭丧事宜，据说生意非常红火，已经发了大财。一家关于家庭的报刊还大登特登他的业绩，赞扬他手下的‘丁丁猫’（四川人对





蜻蜓的俗称，因为它有飞来飞去到处跑的习性，就成了职业哭丧者的绰号。）哭丧的本领多么不得了，虽没法将死人哭活，但能哭得不孝的子孙悔悟，不团结的家庭和睦，争夺遗产的人放弃贪婪……种种好处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经它这么大肆渲染，把屠德贤从贫困潦倒的低谷一下子升到财富的山巅。他不但拥有名贵的轿车，还在城里西意园买下豪华的住宅。当东方正肃和殷狄侠敲门而入时，他正在看本市电视台播放狮头山崖下发现无名女尸的新闻，开始他尚能保持平静的心态，但听到死者生前驾驶奥迪车去此地，事后车仍然停在那里一段时间……他沉不住气了，战战兢兢地望着警察，连招呼他们坐的客气话也忘记说。

屠德贤年约四十出头，身材矮小，脸色白润，颧骨突出。从相貌来看，他的聪明才智都反映在一双机敏的小眼睛上，其它方面就不值得一提。

“请问你有没有这样一辆奥迪车？”殷狄侠拿出张照片递给他。

“有的。”屠德贤看了照片上的车牌号码后说。

“它为什么停在狮头山停车场无人管？”

“我怎么知道！车已被郝云娜借去了。”

“请你谈谈她的情况。”

“关于哪方面的？”

“尽你所知吧。”

“是是是。那就尽我所知吧。去年八月的一天，有个陌生的女人来找我，说她叫郝云娜，运气一贯不佳，开服装店、酒吧、杂货铺等没有一项不亏本，要倒霉干脆倒到底，所以来求充当职业哭丧者。我仔细观察她的容貌，模样并不难看，但也

